

萬石衛直周張傳卷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秘書監琅邪縣國子顏 師古 集註

萬石君傳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

之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

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柯有師古曰若汝也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大...

...

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繫者也外有書謁今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劉敞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也

萬石君

為傳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復度故難之徙奮

為諸侯相奮畱長子建次師古曰史曰史乙次慶師古曰

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

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摠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大夫、小、五、方

卷之六

二

年

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

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

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對

案未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

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唯謹師古曰唯

萬石君

先上時賜食於家必愁晷首俯伏而食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子

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

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

大正... 卷之六... 三

尚無恙

師古曰恙憂病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官五日

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

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竊問侍者取

親中羣則踰身自澣洒

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

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則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

門小袖衫為侯踰○師古曰親謂父也中羣若今言中衣也則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矣

洒音先禮反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

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

萬石君

切

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

當朝而見時

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敞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爾非茂陵里也

內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

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

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

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

史貴人正固當亦

迺謝罷慶

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子入里

大九九八小九九

百卷一

五

四

年

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朝五年卒建哭泣哀
思杖屨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建最其甚其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
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
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

萬石君

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

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

歲遷御史大夫宋本七作十元鼎五年丞相趙周

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

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

侯是時宋本云別本無時字誤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

大百三十一

鮮北逐匈奴西代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洽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萬石君

無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

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

上以為慶老

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

上書曰臣宰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

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上報曰閒者河水滔陸

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

漫音莫 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 朕其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

古曰東方諸州。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 禮蒿

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

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 濟淮江

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 問百年民所

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 去者便

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

萬石君

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

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

所以自便也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 其罪

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

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師古曰

曰况賜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

見顯示也應恐未承順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

上天之意 委在在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也音頻 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往 年觀

盜賊公行也劉氏校本云一本作委任有司

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

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

改正也師古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

十萬口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搖蕩百姓師古曰孤兒幼蕩動也

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

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

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

萬石君

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宋氏校本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動危

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

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

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

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

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其甚懼不

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

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

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大常坐法免國除
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傳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

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弄車之技功次遷

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

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

萬石君

心事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

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

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綰曰

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帝幸上林詔中

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

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

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

大司

萬石君

萬石君

萬石君

萬石君

罪病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

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岐反○宋氏校本云注文

質當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常作質

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前室之中也盛音成前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

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宋氏校本云

一本它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

衛縮

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封縮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縮為長

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

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

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

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縮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直不疑

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疑其盜取

不疑謝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

宋氏校本云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

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

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

盜嫂何也

師古曰盜謂私之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

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

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

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傳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

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

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絜清之事而弊

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絜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氏校本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

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

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

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

帝再自幸其家家從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

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傳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立侯說少子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

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各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

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

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

人劓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充反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宋氏校本云注文舊本番作播不可者不得已為

弟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曰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

而...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背其愛人如此
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

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

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

子譏之 **十六卷終**

張歐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魏瓘顏 師古集註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

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

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

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
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
物數其

為王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之年

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
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

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

與孝主宴飲從容言昌師古曰從
音千容反千秋萬

歲後傳於主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梁孝主王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

梁棘壁文穎曰
地名殺數萬人梁主城守睢陽師古
曰據

睢陽城
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

楚具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

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

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
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

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

秦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
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

孝主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

○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於是孝主築東苑方三百餘

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主

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意大治宮

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漢曰平

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

博士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

梁孝主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

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滿梁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

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

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一百萬者言凡百也○宋祁曰千萬一作十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主

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主於闕下

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

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

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

漢官官三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

欲以梁主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

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

梁孝王

后事秘世莫知廼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梁主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

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

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

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廼令勝詭皆自殺

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主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主

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

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

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

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主伏斧質之闕下

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

梁孝王

采乃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王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劉敞曰孝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孝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

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

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
邑秦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
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
稱是

代孝王傳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
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

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

五年

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

師古曰共讀曰

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

常山為阻

師古曰依山以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

王莽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
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

秦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宋祁曰弟子字當作則

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

曰不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

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師古曰頃王之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

曰頃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

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

絕有司秦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

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

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
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傳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
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
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

大司九
五
七
七
七

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宋氏校本云越本十作七子平王襄

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

中尉有司請誅劉攽曰武紀云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宋祁曰垣邑表作桓邑

武帝弗忍廢為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

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

梁懷王

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音呼到反

所殺者皆其貴人聞之莫敢夜行

所殺者皆其貴人聞之莫敢夜行

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侯

王定立九年薨立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

立一年薨立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

於身師古曰支子謂其正嫡也

漢車主主妻母曰陳太后其王母曰李太后

李太后親平主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

故云親而平主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

襄初平主有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

直千金戒後世善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

實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實任后聞而欲得

之李太后曰先主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

物雖自樂為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王襄

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

后事於太后多不順宋氏校本云景有漢使

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

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

以為策耳師古曰音壯太后啼諍師古曰諍不得

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姦亂主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

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

止者止其自言也

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

喪元朝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宋氏校本云浙

木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

同車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犴反殺

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

事迺上變告梁主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

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劉敞曰書聞天子

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

王及太后師古曰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

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無以輔王故

陷不諳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

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

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

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

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

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
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
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
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
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
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宋
祁校本云浙本注文捶擊也夜
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

妻寶兒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

我好翁主

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欲得之寶曰

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

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

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

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

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

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

者也外屏於門然為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

私聽聞中冓之言

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

古曰冓謂舍口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

春秋為親者諱詩云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

王之族親情無踈遠皆服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

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

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彊効立傳致難明

之事

師古曰傳讀曰附

獨以偏辭成臬斷獄亡益

於治道汗蠖宗室

孟康曰蠖立曰漫師古曰蠖音抹謂塗染也

以內亂

梁懷王

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

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

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

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

恥辱之心

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

案事者廼驗問

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曲也

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

失言又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

大...

...

...

...

...

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既已案驗舉憲宜及

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

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謬之法師古曰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

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

反劣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

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

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

樂懷王

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

罪囚師古曰通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

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其若賈大鴻臚畢甲

必有一誤世叔申由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

有戒勅之言曰初封時策書詩暴妾行師古曰詩每也音布內反連犯大

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類也

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

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譙置辭師古曰抵

諱也抵音丁禮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

反譙音來宜反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若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

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放曰驕嫚當屬上旬

立使賊殺之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怒丞相御史請

收王壘綏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

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切置真辭恐復不

首實對宋氏校本云一本無實字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

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

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

責冉有季路之辭也

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積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

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

虎作豹檻作押景德本郭去

虎字蓋以節古宜避唐諱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

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

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

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

言不從

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道

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護臣在

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毳過失亡不暴陳

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

見貫赦師古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

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

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臾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梁懷王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

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

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

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

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

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

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

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
親亡厭牛禍告罰裂卒用憂死悲夫

右將監本越本杭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師古集註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

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

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師古曰秀美也

甚幸愛

宋祁曰愛字下當

有之字句緩而順

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

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

徵以為廷尉廷尉廼

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

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今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

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

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

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

文帝謙讓未皇也

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為不

當改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灌侯周勃也灌

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

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

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諠為長沙王太傅諠

既以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諠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渡湘

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平屈原屈原楚

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

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投江而死諠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

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侯字侯待也

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

賈誼

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乎先生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殛隕

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鳥虜哀

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虜鸞鳳伏竄兮鳴鴉

翱翔師古曰鸞鳴鶴怪鳥也鸞惡聲之鳥闐茸尊顯

兮讒說得志師古曰闐茸下材不肖之人賢聖逆

曳兮方止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兮應劭曰

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謂跼蹐

廉李奇曰距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躑師古曰距音之石反躑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距下惠之弟蓋寓

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鉞刀為鈞

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鈞徹師古曰音弋占反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幹棄周鼎師古曰幹轉

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

反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驥垂兩

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章父薦履漸不可久

兮師古曰章父教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

顛倒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也勞

遭也曰離諄曰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騷下章亂也

下有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子獨

壹鬱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襲九淵之神

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沕淵潛以自珍

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緬蟻獺以隱處兮服虔曰蟻音

獺水蟲害魚者也緬音也欲舍蟻賴從神龍遊也師古曰緬音面夫豈從蝦與蛭

蟻

服虔曰蛭水蟲蟻今之螿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蟻蟻况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

音質蟻字與蜎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蟻音立謹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

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

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譏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亦夫子之

故也

李哥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

。劉敞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原事則可興已矣遂自叙其怨憤則太逼切矣

歷九州而

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

賈誼

用為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

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

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

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

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

氏校本云浙本微作傲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言證意自相會

彼尋常之汙瀆兮

豈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

故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如淳曰鱣鯨皆

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蟻所

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又

音尋 蟻音樓 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音才卧反服似鷄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宋祁曰注鳥字下疑有如字不祥鳥也

誼既以適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

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閱之

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閱師古曰庚闕音一葛反。宋祁曰單音禪

子曰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日昃時止于坐隅貌

甚間暇師古曰間讀曰閑異物來崒私怪其故孟康曰崒音萃

賈

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識音初。禁

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

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宋氏校本云子服姚本作于服吉虜告我

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乃

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

音億萬物變化固云休息斡流而遷或推

而還師古曰斡音管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也勿穆

亡間胡可勝言

師古曰汝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汝音勿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

喜聚門吉凶同域

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

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代五刑。宋氏校本云注姚本伏作被

傳說

胥靡廼相武丁

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倬巖武丁以為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

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應劭曰禍福相

為表裏如糾繩索相對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

命不可說孰知

其極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

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放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萬物回薄震蕩相

轉雲丞雨降

宋祁曰丞疑作蒸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垠北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垠北非有限齊也師古

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垠音烏郎反北音於黠反

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師古

曰烏猶何也

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亡間胡可勝言

師古曰胡穆深微貌胡何也言禍其理深微不可盡言胡音勿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

喜聚門吉凶同城

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

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代五刑。宋氏校本云注姚本伏作彼

傳說

胥靡廼相武丁

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倬巖武丁以為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

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應劭曰禍福相

為表裏如糾繩索相對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

命不可說孰知

其極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

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

轉雲丞烝雨降

宋祁曰烝疑作蒸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坳圯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坳圯非有限齊也師古

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坳音烏郎反圯音於黠反

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師古

曰烏猶何也

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

師古曰以冶鑄為喻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

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

孟

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

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

說。宋氏校本云注。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師

文貴借姚本作貴借

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

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宋氏

校本云浙本徇作殉

夸者死權品庶每生

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怵迫之徒或趨西

賈誼

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

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鉢蓋穿鑿耳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

士繫俗儻若囚拘

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皆人有

是臣似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兒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

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彊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依儻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儻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

力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

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

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

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休息也

澹處

若深淵之觀汎虜若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憇反

靚與靜同汎音敷劔反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

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

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鯁也帶音丑芥反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

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

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

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

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

以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

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

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

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

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

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

臣

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曰實謂治

賈誼

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

皆非事實實知治亂之體

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

曰厝置也音下故反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宋氏校本云斷本燃作然宋祁曰

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

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搶吳

人罵楚人曰搶搶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音是倉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宋氏校本云搶攘今越本搶音

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未知孰是

非甚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

機孰急師古曰方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

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

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

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

賈誼

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父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

謂也。劉放曰少知治體其具可素陳於前願

大九四

幸無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

師古曰稽考也驗之

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

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

國於險固諸侯疆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

數爽其憂

如淳曰爽忒也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

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

應劭曰淮南厲王長

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

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賈誼

今吳又見告矣

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

鼎盛

應劭曰鼎方也

行義未過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德澤有加

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

也權力且十此者虜

師古曰十倍於此

然而天下少

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

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

冠

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音丁禮反其下亦同

血氣方剛漢之傳相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大八十八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
安雖堯舜不治○宋氏校本云浙本治字黃帝

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孟康曰焚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焚也臣瓚曰太

公曰日中不焚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焚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

又音所懈反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

為已殛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

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

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

賈誼

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

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

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

王燕陳豨王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

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

乎○宋氏校本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

大令八

前卷八

卷八

三

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步鼎反非有次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

支子為次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次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諸公幸

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

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

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真至渥也

師古曰真古德

字渥厚也音搯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賈誼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

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

其下句曰臣請試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

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

天子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

屋師古曰天子車黃之制。宋氏校本云注文姚本黃作蓋漢法令非行也雖

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

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

賈誼

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

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

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

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

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

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

大九七三

矣師古曰徵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

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

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

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

也頓讀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

胡懈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

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髓夫仁義恩厚人主

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賈誼

侯王皆眾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師古曰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

南濟北執不可也音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臣竊

跡前事師古曰尋前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

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

音於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廬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一萬

大司此三

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執可亡也師古
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
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薶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

賈誼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

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

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宋氏校本云舊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

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

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
 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
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
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
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
故云頗入也。宋氏校本云新本子孫下有所以數
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夫子亡所利焉
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
之。劉放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

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
 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
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前誠以定治
地如前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
 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

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

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竒開

謀反者也。宋氏校本云新本開作啓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

嚮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

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

帝裘衣也師古曰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

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傳曰腫足曰瘡師

古曰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

賈誼

擗身慮亡聊師古曰擗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擗音丑六反。宋氏校本云越本擗作畜

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

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瘡也

又苦蹠齧師古曰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齧古戾字言足蹠反

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弟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

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

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劉攽曰惠王下

脫之子二字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

曰以安師古曰偏 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古通字 臣故

曰非徒病瘧也又苦踈蹙可痛哭者此病是

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海 為天下患至云

已也師古曰亡已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

音千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反居

賈誼

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 言如人反顧然 倒懸如此莫之

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

非置倒懸而已師古曰置 又類辟且病瘵服

曰病瘵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瘵風辟音壁瘵音肥

宋祁曰浙本注文病字下有也字瘵下有體病傷也

四字若止用舊注則 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

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師古曰 復音方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

為戰

備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士櫓櫓上作桔

阜枯阜頭焚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

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將吏被介胄而

睡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

上不使

師古曰醫者詎自謂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

既不息長此安窮

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進謀者率

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師古曰無臣治安之具

臣

賈誼

竊料匈奴之眾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不過漢一大縣以

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

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舉匈奴

之眾唯上之令

師古曰聽天子之命

今不獵猛敵而獵

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
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
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識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
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
之裏縵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縵音

賈誼

步千反美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黻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得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
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
勿反其帶之身自衣阜綵師古曰綵厚繒也音徒奚反而
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襲妾緣其履師古曰襲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

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欲天下云

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天下云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屈音其

勿反盜賊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

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

為大耳

如淳曰如為大語者

夫俗至

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尊卑之差

至冒上也

師古

曰冒犯也

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

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自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贅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

音扶問反借父耨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以耨及鉏借與其

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耨音憂

母取箕箒立而諍語

服虔曰諍猶罵

也張晏曰諍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諍音碎。宋祝曰浙本箒作帚從竹是俗書

抱哺其子

與公併居

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居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宋祁曰反唇一本作反唇○劉放曰唇或作唇

其慈子者利

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不異於禽獸也

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

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

時猶曰履六國兼天下

蘇林曰履音跋師古曰躐謂拔而取之功

成求得矣

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

師古曰反還也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賈誼

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

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

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

非顧行之善惡○劉放曰慮人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盜者剽

寢戶之簾

師古曰劉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

輟 塞兩廟之器

如淳曰塞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塞拔也音塞又音蹇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

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

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

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

於下也幾音鉅依反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

如

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重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

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

此其亡行義

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為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姚本特以作徒以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

而不知怪

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

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

曰鄉讀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

以盛書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

陸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

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

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筦子曰師古曰筦完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

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

賈誼

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

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

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信謂其為

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

云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緇綱維之楫音集又音寔

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云人性

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

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之有

賈誼

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齊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

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云誤甫昔

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

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

真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

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

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

賈誼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廼得嘗之

師古曰嘗讀曰嗜

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

貫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官反

及太子少長知妃

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

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

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
上賢而貴真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喻矣師古曰喻與踰同謂越制也帝入太學承師
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保傳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

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誅謗之木

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

過可取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

月以暮皆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

親餽之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宋本云注文浙本去字字

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

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

步中采齊

師古曰樂

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在私反

趣中肆夏

師古

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貌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

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

夫三代之所以長乂者以

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

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

音居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

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師古曰艾讀曰刈管茅也音莖

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

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

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

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音反夫胡粵之人生而

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嗜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

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宋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會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

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

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

賈誼

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

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與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

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田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

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未祁曰漸本

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

師古曰見善則遷與臯而離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

師古曰取謂所擇田也舍謂所棄置也

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

○未祁曰漸本

全曰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作反
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也
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
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
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
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
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
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賈誼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
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
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
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云一有而怨
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
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
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
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賈誼

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云級廉近地則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
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師一
長廷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
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
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廉恥節禮以治

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

蹇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

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去戾三公之

賈誼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

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

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

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陛庫被戮辱者不泰

迫虐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

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庫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好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

無已心上一之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可器之

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夫嘗已

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

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輸之司

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司寇小吏詈罵

而榜笞之師古曰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

賈誼

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

加此也蘇林曰知其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

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

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師古曰行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而

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

以釁故謂之釁爾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

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
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
讀曰鈍
隻諾亡節師古曰隻諾謂無志分
也隻音胡結反諾音后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
喜也好音呼到反苟若而可師古曰
若猶然故

賞讀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
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
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也師
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言身者則欺
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
人主爲不便
也便音
頓面反羣下至少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
其執業志在羣下俱亡
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
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令五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

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

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

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

猶未斥然正以譁之也師古曰譁古呼字尚遷就而

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

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鵲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

音繁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

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

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使人頸鑿而加

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鑿古突字音盧結反其有大臯者聞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

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

大夫自有過耳

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

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為志氣

也。宋祁曰王仲子謂憙字宜曰喜讀曰憙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也齊尚也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

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

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

國耳忘家人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賈誼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

上守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比古

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宋祁曰注文浙本狀作技作狀則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俗而語破

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

故吾得與之皆安

師古曰夫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

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
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

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

級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

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是時丞

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

賈誼

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

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

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

竊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

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

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

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

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

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疆師古曰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

也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足

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

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

食吞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賈誼

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

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

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

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擇良日

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

之也東面最北畢以為王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而

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

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

淮陽侯梁及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其吏

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錢用諸費

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浦

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

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

賈誼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

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

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溲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

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

高枕終云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

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反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

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拍麾則所欲皆如意。劉

奉世曰願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宋祁

曰孰字舊本無火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

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

賈誼

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

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

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

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

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

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

人言續復耳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

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

師古曰悖感也音布內反

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

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

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

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

豈能忘其父哉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

白公勝所為父

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

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

白公為亂非欲取

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

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

固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

彼反○宋祁曰越本靡武皮反

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

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

危漢之資於策不備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

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

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剗諸

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剗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

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

邑擇人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

而食之曰文三王傳言揖誼自傷為傳無狀師古曰常哭此言勝為有兩名

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

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

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

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

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并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

賈誼

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梁

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

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

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

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

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

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

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辭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制度以漢為土德也

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

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

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

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

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

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宋祁

曰汪文常義監本及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

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

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

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宋祁三劉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賈誼傳第十八

